

好文章

二集



好文章

二集

編輯者

好文章社

出版者

好文章出版社

總經理

世界書報社

經售處

全國書店報攤

上海九江路書錦里七號

定價每冊金圓五角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初版

好文 章二集目次

清代的救濟特捐

(一)

給亡婦

(五)

錢不值錢的時候

(一〇)

開口笑

(一三)

奇人奇事錄

(一九)

仙霞關遊記

(三〇)

張一麀外傳

(三四)

事不宜遲

(四〇)

叫哥哥·····	(四二)
罔且殆哉筭記·····	(四四)
我國銀行的罪惡·····	(四九)
一談顧孟餘·····	(五四)
華爾街的神祕人物·····	(五七)
豪門叢談·····	(六八)
震動世界的噴嚏·····	(八三)
游泳之道·····	(八八)
蘇東坡傳·····	(九三)

清代的救濟特捐

一 士

左宗棠與救濟特捐

清同治二年癸亥二月，浙江巡撫左宗棠，勒令富紳捐款辦賑，奏稱：「浙江此次之變，人物凋耗，田土荒蕪，彌望白骨黃茅，炊烟斷絕。現屆春耕之期，民間農器毀棄殆盡，耕牛百無一存，豆穀雜糧種子無從購覓。殘黎喘息僅屬者，甯則緣伏荒畦廢圃之間，掘野菜爲食，夜則偃枕頽垣破壁之下，就土塊以眠，昔時溫飽之家，大半均成餓殍。憂愁至極，並其樂生哀死之念而亦無之，有骨肉死亡在側而漠然不動其心者。哀我人斯，竟至於此！臣於去冬曾籌補救十二條，刊發各屬，現復籌採買豆穀種子，購辦耕牛，招集鄰省農民來浙耕墾，冀將來或有生聚之望，惟浙省被難地方極廣，巨富鄉民早已避地遷徙，捐無可捐，臣軍之餉積欠太久，日食尙艱，雖所過地方，每與各統領營官哨弁，共圖分食糲粥，俵散錢米，所獲賊中穀米，亦酌量賑糶羹粥，暫救目前，然涓滴之施，無補大局，且距新熟之期太遠，災民朝不保暮，難冀生全。查有籍隸浙江之富紳楊坊俞斌毛象賢等十數員，身擁厚資，坐視邦族奇荒，並無拯卹之意，且有乘機賤置產業以自肥者，爲富不仁，莫此爲甚，現飭速措巨款，廣購米石，運回辦賑，以

備貼危而昭任叩之誼。」奉諭：「著照左宗棠所擬，飭富紳吳坊等力措鉅款，廣購米石，迅救貼危。如敢不遵，卽行嚴辦！」左疏于兵燹災黎之慘狀，痛切言之，並於坐擁厚貲之富戶，責其爲富不仁，可誦也。宗棠以武略稱，兼以盡心民事見許於時。

宗棠旋以楊坊捐輸不力，復於是年六月上疏論之。據云：「富紳楊坊一員，經臣派令捐米五萬石，由甯紹台道史致謬派員前往催提。據史致謬稟稱：「委員候補知縣王晉玉赴滬剴切勸諭。該員藉詞抗諉，抗不認捐，開導再三，迄無着落」等情前來。伏查楊坊以市僧依附洋商致富，十數年間擁貲百萬，捐納道員。從前在浙經手洋務往往從中漁利，人所共知。……此次因浙省奇荒，諭令捐米五萬石，賑卹災民，竟敢藐抗不遵，任催罔應。既已因奸致富，又復爲富不仁。正擬參辦，據該員楊坊來稟，認捐銀一萬兩，并請將籌備京米銀一萬兩歸併浙捐等語。查近年南漕停運，京倉需米甚急，江蘇撫臣飭令該員捐備京米十萬石，自應全行措繳，豈可移作浙賑？卽以浙捐而論，臣所派者米五萬石，而該員捐銀一萬兩，以米準金，僅及三十分之一，不過欲藉浙捐爲名，希圖諉卸，居心尤爲狡詐。相應請旨飭下江蘇撫臣將已革道員楊坊派捐京米勒令追繳，再行押解來浙，捐輸賑米，以杜規避。」並舉其致富之由，而嚴督捐輸。楊坊以浙人而居上海，豪富之名甚著，故蘇撫李鴻章亦有責令捐備京米之舉，可謂兩面夾攻。（左疏奉諭照准。）此人蓋卽在滬參與「常勝軍」事，曾爲洋將白齊文因索餉而毆傷，並以措置不善得革職之處分者。

今分區向富戶勸募「救濟特捐」，其用途指明爲舉辦救濟事業及賑卹難民。宗棠此舉，蓋亦一種救濟特捐也。惟今之救濟特捐，猶以從容勸募行之，宗棠所行，則自始卽屬強迫性質，且先聲其爲富不仁之罪，實與罰款爲近耳。

十八家

清咸豐三年癸丑，有指令京中政界富戶十八家捐款之舉。崇實自編「傷童年譜」是年述其情狀云：「先是粵逆竄陷安徽金陵等處，軍情緊急。戶部因庫儲告竭，春季不能放俸，副都御史文小雲（瑞）奏令富紳捐助，卽可湊成巨款。上命其指出何人。伊稱穆鶴舫潘芝軒卓海帆耆介春陳偉堂五相國與孫大司農及實等共十八家以應。有旨令所指各家均於初十（二月）赴戶部衙門候旨；有老病不能親往者，著子弟一人代之。屆期實先往，見海帆夫子與鶴舫太老師均親到。更有崇雨聆中丞，時革職在家，亦先至。商曰：『今日之集，必係勸捐，但吾等有富名者，不過房產地土，就使全行報效，亦無濟於事。大約須各自量力，盡一月之內能呈繳若干現銀，方不負此舉。』諸老頗以爲然。稍間，惠親王恭親王並僧王皆奉命來署，手捧硃諭，令大司馬文孔修先生宣讀曰：『文瑞所奏之人，皆係受國厚恩，當此時勢艱難，諒各情殷報效，等因。欽此。』穆相早經罷斥，當卽伏地痛哭。諸人隨跪於後，亦皆涕洟滿面。三位王爺卽邀諸老在大堂茶話；戶部堂官讓實等諸少年到三庫大堂借坐。久之，穆卓耆三位共捐四萬，潘相捐

三千，孫大司農捐五千，陳太史（介祺）始書一萬，而僧王不允，緣其家甫收一銀號，知有現銀，故勒至四萬而後止。實手書一呈曰：「崇實初官侍講，三代皆蒙國恩，官外任歷年既久，房產頗多，是以豫工例會報捐三萬兩，上年普通捐輸，弟兄二人又呈捐銀一萬五千兩，屢次均蒙恩獎。文副憲指爲富紳，原不爲虛，無如情願毀家而一時不及變產。茲謹就力之所能，三日內先呈出銀三千兩，請限一月更措繳九千兩，共一萬二千兩，稍效微忱。云云。」王爺皆以爲自係實情，尙爽快；因而別家或多或少，都仿此稿爲之，共湊成二十餘萬。嗟乎，時勢至此，眞臣子所不忍言！越月戶部將銀兩收齊奏聞，奉旨：崇實着賞加詹事銜。」當時狀態，出自以富戶被令捐款之人，寫來頗親切有致，其個人之意緒亦可見。所云五相，大學士穆彰阿著英均已罷黜，潘世恩已予告，協辦大學士陳官俊已卒，時惟大學士卓秉恬猶在相位。五家中，陳捐款最多，潘最少。陳介祺（官俊之子）以人知其家中適儲現款，無從推諉，想無可奈何之概。潘世恩狀元宰相，入閣最早，久直樞廷，恩榮備至。（崇實以翰林院侍講擢侍講學士，茲由學士加銜。）

清文宗（咸豐帝）此舉，亦略似乎今之救濟特捐，特救濟之對象有異。其指令捐款，含強制性質，頗近十年後左宗棠在浙所行，惟收捐之後給以獎勵，以示嘉許，此點與今救濟特捐預定之辦法相類，不似宗棠之聲罪節捐，有罰無賞也。宗棠與文宗所行，只對十餘人，規模均小，非有規定之條文；提名則均僅由一人，亦無特設之委員會一類機構。

給亡婦

朱自清

謙，日子真快，一眨眼你已經死了三個年頭了。這三年裡世事不知變化了多少回，但你未必注意這些個，我知道。你第一惦记的是你幾個孩子，第二便輪着我。孩子和我平分你的世界，你在日如此；你死後若還有知，想來還如此的。告訴你，我夏天回家來着：邁兒長得結實極了，比我高一個頭。閨兒父親說是最乖，可是沒有先前胖了。采芷和轉子都好。五兒全家誇她長得好看；却在腿上生了濕瘡，整天坐在竹床上不能下來，看了怪可憐的。六兒，我怎麼說好，你明白，你臨終時也和母親談過，這孩子是只可以養着玩兒的，他左挨右挨，去年春天，到底沒有挨過去。這孩子生了幾個月，你的肺病就重起來了。我勸你少親近他，只監督着老媽子照管就行。你總是忍不住，一會兒提，一會兒抱的。可是你病中爲他操的那一份兒心也够瞧的。那一個夏天他病的時候多，你成天兒忙着，湯呀，藥呀，冷呀，暖呀，連覺也沒有好好兒睡過。那裡有一分一毫想着你自己。瞧着他硬朗點兒你就樂，乾枯的笑容在黃臘般的面孔上，我只有暗中嘆氣而已。

從來想不到做母親的要像你這樣。從邁兒起，你總是自己餵乳，一連四個都這樣。你起初不知道按鐘點兒餵，後來知道了，却又弄不慣；孩子們每夜裡幾次將你哭醒了，特別是悶熱的夏季。我聽你的覺

老沒睡足。白天裡還得做菜，照料孩子，很少得空兒。你的身子本來壞，四個孩子就累你七八年。到了第五個，你自己實在不成了，又沒乳，只好自己餵奶粉，另雇老媽子專管她。但孩子跟老媽子睡，你就沒有放過心；夜裡一聽見哭，就豎起耳朵聽，工夫一大就得過去看。十六年初，和你到北京來，將邁兒轉子留在家裡；三年多還不能去接他們，可真把你惦記苦了。你並不常提，我却明白。你後來說你的病就是惦記出來的；那個自然也有份兒，不過大半還是養育孩子累的。你的短短的十二年結婚生活，有一年耗費在孩子們身上；而你一點不厭倦，有多少力量用多少，一直到自己毀滅為止。你對孩子一般兒愛，不問男的女的，大的小的。也不想到什麼「養兒防老，積穀防饑」，只拚命的愛去。你對於教育老實說有些外行，孩子們只要吃得好玩得好就成了。這也難怪你，你自己便是這樣長大的。況且孩子們原都還小，吃和玩本來也要緊的。你病重的時候最放不下的還是孩子。病的只剩皮包着骨頭了，總不信自己不會好；老說：「我死了，這一大羣孩子可苦了。」後來說送你回家，你想着可以看見邁兒和轉子，也願意；你萬想不到會一去不返的。我送車的時候，你忍不住哭了，說：「還不知能不能再見？」可憐，你的心我知道，你滿想着好好兒帶着六個孩子回來見我的。謙，你那時一定這樣想，一定的。

除了孩子，你心裡只有我。不錯，那時你父親還在。可是你母親死了，他另有個女人，你老早就覺得隔了一層似的。出嫁後第一年你雖還一心一意依戀着他老人家，到第二年上我和孩子可就將你的心佔羽，你再沒有多少工夫惦記他了。你還記得第一年我在北京，你在家裡。家裡來信說你待不住，常回娘

家去。我動氣了，馬上寫信責備你。你教人寫了一封復信，說家裡有事，不能不回去。這是你第一次也可以說是第末次的抗議，我從此就沒給你寫信。暑假時帶了一肚子主意回去，但見了面，看你一臉笑，也就拉倒了。打這時候起，你漸漸從你父親的懷裡跑到我這兒。你換了金鐲子幫助我的學費，叫我以後還你；但直到你死，我沒有還你。你在我家受了許多氣，又因為我家的緣故受你家裡的氣，你都忍着。這全爲的是我，我知道。那回我從家鄉一個中學半途辭職出走。家裡人諷你也走。那裡走！只得硬着頭皮往你家去。那時你家像個冰窖子，你們在窖裡足足住了三個月。好容易我總將你領出來了，一同上外省去。小家庭這樣組織起來了。你雖不是什麼闊小姐，可也是自小嬌生慣養的。做起主婦來，什麼都得幹一兩手；你居然做下去了，而且高高興興的做下去了。菜餚例滿是你做，可是吃的都是我們；你至多夾上兩三筷子就算了。你的菜做得不壞，有一位老在行大大地誇獎過你。你洗衣服也不錯，夏天我的綢大褂大概總是你親自動手。你在家老不樂意閒着；坐前幾個「月子」，老是四五天起床，說是躺着家裡事沒條沒理的。其實你起來也還不是沒條理；咱們家那麼多孩子，那兒來條理？在浙江住的時候，逃過兩回兵難，我都在北平。真虧你領着母親和一羣孩子東藏西躲的；末一回還要走多少里路，翻一道大嶺。這兩回差不多只靠你一個人。你不但帶了母親和孩子們，還帶了我一箱箱的書；你知道我是最愛書的。在短短的十二年裡你操的心比人家一輩子還多；謙，你那樣身子怎麼經得住！你將我的責任一股腦兒擔負了去，壓死了你；我如何對得起你！

你爲我的撈什子書也費了不少神；第一回讓你父親的男傭人從家鄉帶到上海去。他說了幾句閒話，你氣得在你父親面前哭了。第二回是帶着逃難，別人都說你傻子。你有你的想頭：「沒有書怎麼教書？況且他又愛這個玩意兒。」其實你沒有曉得，那些書丟了也不可惜；不過教你怎麼曉得，我平常從來沒有談過這些個——總而言之，你的心是可感謝的。這十二年裡你爲我吃的苦真不少，可是沒有過幾天好日子。我們在一起住，算來也還不到五個年頭。無論日子怎麼壞，無論是離是合，你從沒對我發過脾氣，連一句怨言也沒有。——別說怨我，就是怨命也沒有過。老實說，我的脾氣可不大好，遷怒的事兒有的是。那些時候你往往抽噎着眼淚，從不回嘴，也不號咷。不過我也只信得過你一個人，有些話我只你和一個人說，因爲世界上只你一個人真關心我，真同情我。你不但爲我吃苦，更爲我分苦；我之有我現在的精神，大半是你給我培養着的。這些年我很少生病。但我最不耐煩生病，生了病就呻吟不絕，鬧那伺候病的人。你是領教過一回的，那回只一兩點鐘，可是也够麻煩了。你常生病，却總不開口，掙扎着起來；一來怕攪我，二來怕沒入做你那份兒事。我有一個壞脾氣，怕聽人生病，也是真的。後來你天天發燒，自己還以爲南方帶來的瘧疾，一直瞞着我。明明躺着，聽見我的脚步，一骨碌就坐起來。我漸漸有些奇怪，讓大夫一瞧，這可糟了，你的一個肺已爛了一個大窟窿了！大夫勸你到西山去靜養，你丟不下孩子，又捨不得錢；勸你在家裏躺着，你也丟不下那份兒家務。越看越不行了，這纔送你回去。明知凶多吉多，想不到只一個月工夫你就完了！本來盼望還得着你，這一來可拉倒了。你也何嘗想到這個。

父親告訴我，你回家獨住着一所小住宅，還嫌沒有客廳，怕我回去不便哪。

前年夏天回家，上你墳去了。你睡在祖父母的下首，想來還不孤單的。只是當年祖父母的墳太小了，你正睡在墳底下。這叫做「抗墳」，在生人看來是不安心的；等着想辦法罷。那時墳上墳下密密地長着青草，朝露浸濕了我的布鞋。你剛埋了半年多，只有墳下多出一塊土，別的全然看不出新墳的樣子。我和隱今夏回去，本想到你的墳上來；因為她病了沒來成。我們想告訴你，五個孩子都好，我們一定盡心教養他們，讓他們對得起死了的母親你！謙，好好兒放心安睡罷，你。

（選自「你我」，商務印書館出版。）

錢不值錢的時候

自浣

一九二三年我寄一本書稿給利比錫的出版家，這本書我費了一年工夫才寫成，我要求出版家先付一萬本版稅，從收到版稅到兌成現款費時四天，就在這四天之中，所得版稅的價值已不足寄稿子的郵費。工作一年的結果，竟於四天之內損失得乾乾淨淨——損失給德奧的通貨膨脹。

在這一年，我們丟在乞丐破帽子裡的錢，說起數目來比世界首富羅斯却特家最盛時期的財產還要多，有一時候一隻蛋買到四十億馬克，比德奧的全部預算還多。補一塊窗上的玻璃，所費之鉅在上星期已足砌造一座四層樓房子而有餘，曾經是錢的東西，已成了一張紙頭，上面印着毫無意義的字。財富變為廢物了。

這種想像不到的通貨膨脹，現在大家知道是德國政府的賴債辦法，但在當時，大家不明白這個騙局之大。我們只知道錢的價值一落萬萬丈。

在奧國，錢曾經給人以輕鬆，舒服與安全，還給人以社會地位。錢是表示有錢之人的本領與美德，富人走起路來也和窮人不同，挺胸突肚，高視闊步。

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了。起初金錢還是我人的老僕，要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但是慢慢的通貨

飛奔起來，跌跌衝衝的，一九一九年起，竟像牛油酥在太陽下似的一小時接一小時的融化。今天早晨醒來我們發覺一半的家產已經不翼而飛，到了晚上更只剩下一半的一半。

早晨買份報紙要三萬馬克，傍晚買份晚報漲到了五萬，第二天早晨更漲到十萬。銀行裡發出一百萬馬克的大票。人人成了百萬富翁——但只是曇花一現，因為到了下星期這百萬鉅款已經全無價值，付起錢來要以十億計了。陷身於這種瘋狂之中，人們無從計算與估計。發狂似的金錢的崩潰速率，人的思想已經追趕不上。

我今日回顧當時，最奇怪的一個現象——我一生忘記不了——是我個人以及無數旁人的生活一切如常。事實上確乎是窮人最感困難的時期。然在外表上柏林維也納並無什麼大變動。人要繼續過人生中重要方面的意志，證明比錢的跌值還要堅強不屈。車上乘客擁擠，郵件准時而到，麵包司務做他的麵包，農人種他的田地，小孩一個個的生出來，人人按照他的職業，他的嗜好，他的才能，一切如常。我自己工作如昔，也許勝過往時，越加起勁。

我已說不清楚怎樣獲得一筆想像不到的鉅款以付一頓飯錢。但我確乎籌來照付，和旁人一樣。我們在失掉金錢之際卻不會失掉生活的勇氣或享受。倒是錢越不值錢，人生的永久價值——工作，愛情，友誼，藝術，自然——越來越重要。青年男女去山上遠足，回來時給太陽晒得黑黑的笑逐顏開，跳舞場座無虛席，新工廠新事業新房子開門興築。詩人與作曲家繼續創作，我們凝神靜聽，津津有味得未曾

有——只因爲金錢的不忠不誠，人的靈魂已認識了始終如一的事物，加倍努力保全其價值護衛其價值。我沒齒難忘在維也納歌劇院拿一束鈔票買一張戲票的事（這束鈔票在以前足夠過三年舒服的生活）。歌劇院因爲當時缺乏煤斤沒有生火，我們都縮在大衣裡。接着指揮者候的舉起指揮棒——一切全是燦爛而莊嚴。樂師奏樂歌者唱歌都像精采空前，我們的諦聽熱忱也得未曾有。在此以前從此以後我從不曾聽過一次歌劇，像那次在最不安定日子中舉行的那麼無懈可擊。

發狂似的通貨膨脹繼續了三年之久。然後幣值重又穩定。可是我再也不能恢復對於錢的關係了。錢的妙處已經一去而不復返。從此我永遠明白錢的力量與我們的內心生活，並不是像我以前所相信那樣的難解難分。

說從此我就看不起錢那是違心之論，我絕不輕視金錢能創造的快樂與興奮。我開門迎錢好，我不閉門謝客。不過只把錢當作客人罷了。我再也不當自己是錢的主人，我又一樣的不願意把錢當作我的生命的主人。由那次通貨膨脹的經驗，我得了一個不可磨滅的教訓：我人的真正安全，不繫於什麼是我们的所有物，而繫於我們是什麼，我們從本身創造出什麼來。

（原作者 Stefan Zweig，原載一九四一年七月號 Readers Digest。）

所得錄

無得

開口笑

開口大笑，有益身心，此衛生家言，然能之者無幾人，亦可哀矣。自蘇軾重陽杜牧之詩作定風波詞有「塵世難逢開口笑」句後，詞家襲用之者不少，錄之可增感慨。趙必瓊念奴嬌直用此七字，胡銓青玉案亦然。晁補之虞美人「人生開口笑難逢」，葉夢得滿江紅「開口笑真難得」，撫掌詞買坡塘，「便笑口頻開，一歲知能幾」，李光南歌子「佳節多離恨，難逢笑口開」，此皆直言其難。邵亨貞滿江紅「處處相逢開口笑」，此憶舊之語，昔日歡愉，不可復得矣。周紫芝點絳脣「大家開口，贏得花前笑」，高登漁家傲「有酒一尊開口笑」，劉秉忠鷓鴣天「花滿尊前酒滿卮，不開笑口是痴兒」，有花有酒，宜可開口，其實未也。張炎瑤臺聚八仙「登臨試開笑口」，強作歡容而已。石孝友念奴嬌「莫厭笑口頻開」，李處全江城子「今日且須開口笑」，李之儀蝶戀花「無事且頻開口笑」，邵亨貞齊天樂「浩歌開笑口」，是皆禱靳之辭耳。曩與人論花名，余愛含笑；此花不全開，而玉質絳脣，有嬌然之致，異品也。昔達芬奇繪一女像，笑不開口，而神祕難曉，談美術者謂五百年來未有得其情者，然則何必開口，